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八節

且說勝爺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這二人乃是蓮花峪首屈一指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真乃上等英雄。俗所謂能敲金鍾一聲響，不擊破鑼千百聲。勝爺見三寨主走後，遂抱刀躬身說道：「大寨主請西廊下眾賓朋，那位欲要比賽，勝某奉陪。以武會友，刀快不傷無仇之人，動手的時候，仍舊是點到而已。像那飽學之士，以文章會賓朋，你我乃是武學之人，以拳腳刀槍會高友。正人君子，勝英絕不下毒手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可聽得勝老者言詞？那一位跟勝老者比較輸贏？」眾群雄一看，二寨主被勝爺刀劈而死，三寨主被勝爺金鏢打傷。那二寨主與三寨主乃武藝絕倫，棍棒精奇，尚且不是勝老者對手，何況我們大家呢？眾人想到此處，皆暗暗服懼。不敢出頭較量。林士佩見眾人俱皆面面相覷，默默不語，遂又問道：「那一位奉陪勝老者？這不過以武會友，何以無人答話呢？」正在此時，忽聽得西跨院一聲喊叫：「林寨主不要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老兒勝英不要逞能，大太爺當取老兒勝英項上白髮蒼蒼的人頭。」此人喊叫聲音未已，已經來到西敞廳切近，大叫：「眾寨主閃開了！」眾群雄閃身軀，讓開一條道路，此人已經走過西敞廳，來到聚義廳前。勝爺舉目觀看此人：面如熟蟹蓋，一臉面疙哩疙疸，滿面兇煞之氣；頭上戴寶藍色六楞抽口壯帽，正當中插桃花一朵，桃花壓耳乃是下五門賊人；一身薑黃的短靠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年在三十餘歲，背後背著樸刀一口。勝爺問道：「朋友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咱是過打不過罵。朋友你家住哪裡，姓什名誰？」賊人說道：「老兒勝英，大太爺祖居京南雄縣人氏，現在十二連橋趙北口，謝家村人氏，大太爺名叫謝洪亮。」勝爺聽罷，捋鬚一笑：「原來是趙北口謝家村坐地分贓的毛賊。我住在直隸莫州古城村，離謝家村二十餘里之遙。這幾年我開設十三省總鏢局，事情太忙，未得回家，我若回家，早就將你這小小的窩口哄散。你手下不過有三兩名小毛賊，不過也就是打槓子，套白狼，臉面上抹灰，端雞籠子，拔煙袋，偷鐵鉞，盜柴草之輩，你也敢跟勝三爺跟前較量？南七省的人物，沒有閣下你這一號。我告訴你明明白白，蓮花峪林寨主，三寨主邱鈺，皆為出眾的人物；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，萬丈翻波浪韓秀，乃是當時的人物；黑水湖的勝天王曹榮普子山，澎湖的王忠，巢湖的李豹，則為當時的豪傑；蕭金台老寨主閔世瓊，二位少寨主閔德潤、閔德俊，是綠林道的好漢；蕭玉台袁家弟兄，袁龍、袁虎；蕭風台夏家弟兄，稱為八大名山之人物。像你這小小的毛賊，無能之輩，我要與你比較，你不稱染污我的魚鱗紫金刀。我打發一個學三天半的小徒弟，就能拿你啦。」東廊下眾英雄一聽謝洪亮先罵勝爺，眾英雄莫不憤怒。西廊下林士佩暗道：「謝家哥們，何必口出不遜？你看勝英罵人，不帶髒字。打人莫好手，罵街沒淨口。謝家哥們先罵人家，他算個英雄嗎？」謝洪亮在趙北口十二連橋五路都盟主坐地分贓。雄縣白溝河莫州新安段村一帶，五路有明伙路劫之人，如劫一千兩銀子，有謝家二百兩；如劫一萬銀，有謝家三千兩。沒地方住，就在謝家居住，謝家弟兄師徒均為萬惡之輩。

他有一個二弟，名叫謝洪山，別號八背玉面小哪咤，有橫練金鍾罩的功夫，武藝高強。又有家人跟他弟兄學藝，名叫謝祿。

主僕三人路劫，遇見騎馬坐車之人，如若一哀求，用刀就紮就刺。被搶之家孩子大人，要是一哭叫，亮刀就宰。在當年春間開河之時，由保定府在天津辦貨來的廿只船，他主僕弟兄三人，一隻小船當河一橫。頭一隻船下錨打住。如其船不站住。刀刀斬盡，刀刀誅絕。那船站住之後，他弟兄主僕三人上船，將辦貨的資本、銀錢搶掠一空。那辦貨之人，多有那借來的血本，跪在船上苦苦哀求道：「你老人家開恩吧，你老人家都給拿去，我們一家老小就絕了生活啦。」他主僕一聞此話，亮刀就紮就砍。把頭只船搜索空了，令開船放走，再搜索第二隻。主僕弟兄劫了廿只船，得了無數金銀，尚用刀紮刺了五個人，三人當時斃命，兩個因傷身死。辦貨的客人中有兩位有人情的在直隸督辦處告了。那個年月，直隸督在保定府衙署，公事下來，派馬步隊圍剿謝家莊。此賊謝洪亮因案件甚重，他往南七省而來，正趕上勝爺林士佩南北英雄會。他在西跨院客所聽嘍卒說，勝三爺刀劈邱銳二寨主已死，鏢打三寨主，邱鈺已逃，此賊心中不服，才越眾當先，口出不遜，辱罵勝爺。勝爺則罵他幾句毛賊之血，不稱染勝三爺的刀，我派我小徒弟出來就能拿你。此時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歐陽德、邱成、一粒灑金錢胡景春、張凱、李智，一個個俱都大怒。金頭虎這就挽袖子，大聲喊道：「眾位，我可占下這個姓謝的啦，就看我這一身血，勝三大伯要一呼喚，誰要搶著過去，我可不饒誰啊。」忽然間勝爺一回頭，無意中叫道：「三太你們小弟兄！」三太答了一聲：「有！」隨著一個箭步縱出東敞廳。勝爺說話的意思，並非是叫三太出來，乃是說三太你們小弟兄，那個來會這謝洪亮？

皆因為勝爺素常最愛惜三太，故說話時一張口，便把三太說在頭前。且說那金頭虎一聽勝爺叫的是三太，人家三太應聲而出，傻小子滿心不願意，也沒有法子啦。要是別人出來，金頭虎還可以攬合，惟獨三太素常跟賈明分外有個寬洪大量的地方，花錢吃飯，全不計較，故此賈明也就沒有法子啦。金頭虎遂對黃三太說道：「黃三哥我先說啦，那謝洪亮是我先占下啦。要是歐陽德臭豆腐他們，我非得把他們扯回來不可。三哥既是你，咱弟兄沒有說的，讓給你吧。」那黃三太也不理他，越眾當先，來到聚義廳前喊道：「姓謝的不要口出狂言！憑汝一個小小的毛賊，也敢在天下英雄面前搖搖擺擺，厚罵我的恩師？現有浙江紹興府黃三太在此，來取你項上的首級，你不要耀武揚威。」

謝洪亮抬頭一看，「嘿嘿！」不由冷笑兩聲：「你乃三太小兒，黃口孺子，先殺孺子，後殺勝英。」謝洪亮說罷，亮出單刀就刺，黃三太的樸刀急架相還。賊人謝洪亮乃是下五門的工夫，黃三太乃是上三門的學術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兩下各不相讓。

二太的刀法遲，那賊人的刀是異常輕巧。但是有一件，那賊人下五門多是採花好色之徒，惟獨好色之徒，身體多不強壯。然而三太雖是血氣方剛，究竟年幼，工夫一大，三太也就有點招架不住了。賊人恨不能一刀將三太結果了性命。黃三太此時臉面上已微見汗跡，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往東廊下敗去。謝洪亮本是殺人不眨眼的賊，不知道傷了多少安分守己的良民。

要說三太敗走，那謝洪亮就不當再追啦，賊人一見三太敗走，一聲吶喊：「小兒三太，將你的首級給謝太爺留下！」背後緊追不捨。追之切近，遂由背後揚起樸刀，直奔三太后腦海砍去。

三太就聽得背後金刀劈風，當即反臂就是一鏢。您道，勝爺打三寨主邱鈺，十成力量，用了三兩成；黃三太年輕，用足了十分的力量，一鏢打中賊人右華蓋穴上。此鏢可以穿皮透骨，賊人「噯呀」一聲，翻身栽倒埃塵，將刀撒手。黃三太還刀奔賊人頭上，就是一刀，竟將謝洪亮的腦袋給剩下一半來。刀到處一抬身，往外一縱，抬腿踏刀，謝洪亮死屍已經倒在塵埃。黃三太對著謝洪亮的死屍說道：「此乃一小小坐地分贓之賊，何足道哉！」林士佩在旁看得真切，心中大為不悅，心中暗道：「那謝洪亮與你有何仇恨？既用鏢暗打傷了人，也就可以了，你又回手緊跟著又是一刀，你也太不曉得世情了。」林士佩想到這裡，遂站起身軀，要與勝爺辯理。勝爺此時已看出林士佩那宗神氣來了，勝爺遂往前搶行幾步，遂大聲叫道：「三太孺子！你小小年紀，就這樣險惡嗎？既用鏢打了人家，怎麼用刀傷害人家呢？你豈不記得為師諄囑之言，但得容人且容人嗎？再者，那十二連橋謝家莊，人多戶眾，這豈不是結下世代之仇嗎？這乃是英雄會，乃是以武會友，不過點到而已，難道說你學會了本領，專以殺人為能嗎？如此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於你？哼，我看你將來一點容人之量全無。武藝愈精，你的惡處愈深了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要是一心以殺人為能，憑你的本領一准行嗎？有句俗話，逢剛必折，驕敵者敗。年輕人作出事來，總要以寬洪大量為懷，須知你有容人之量，旁人自有容汝之情。謙受益，滿招損。不殺人者，人不殺之，汝好殺人，人亦殺汝。倘若如此的行為，將來豈能成名於世？終歸落個傲慢的小人而已。」勝三爺教訓三太，東西兩廊下眾英雄全都聽得明明白白，莫不心中暗含著佩服勝爺。三太垂手而立，連聲諾諾。勝爺又道：「還不起鏢下去？」說罷，瞪了黃三太一眼，復又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黃三太這才曲腰起下了金鏢，退歸東敞廳，默默無語。且說勝爺遂又對林士佩躬身抱拳說道：「林寨主多有原諒，小徒黃三太年輕，不諳人情世態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將您的高朋謝寨主傷害了性命。但是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，小徒三太已經敗下來，有句俗語，窮敵莫追，欺敵者敗。」

謝氏就該收住招術，戰勝了不就算了嗎？謝洪亮不但不收住招術，反由背後追去，眼看手起刀落，三太性命難保，所以三太才

用鏢傷他。即使三太不傷他，他必殺三太。明公請想，那一刀要是落在三太頭上，那豈不是也分為兩半嗎？小徒年輕無知，望大寨主多要原諒。」林士佩沒聽勝爺教訓三太的時候，是滿心眼不樂意，然後一聽勝爺訓說三太，句句入理，語語中聽，林士佩心裡的話，被勝爺給說出一多半來，所以林士佩也就無言答對了。林士佩遂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那是謝家弟兄無有本領，不怨令徒意狠心毒。雖然以武會友，打架沒好手，罵街無好口，謝家弟兄不該口出不遜，有傷朋友的感情。」林士佩忙派手下之人，趕緊將謝洪亮的屍首搭將下去，用一口上好的棺木成殮起來，將各壽木上用紙條黏上，上寫各死者的名姓。您道，此時已經死了五口。二寨主的死屍，已被三寨主背走，其餘這四口死屍，就是那趙謙、李勛、王玉成、謝洪亮等。

嘍卒們將謝洪亮死屍搭往後山成殮去了，這且不提。

勝爺懷中抱刀，遂又說道：「林寨主，請西廊下眾賓朋以武相會。此時西廊下群雄，如其不願戰啦，算眾位承讓；有願比較者，在下奉陪。但有一件，勝英賢愚有分，如若比較者，綠林道的好朋友，勝英絕不能傷害。我要會一會綠林道的高友，久後見面也可以談談論論，誰與誰遞過手，過過刀，豈不美哉嗎？」林士佩劍眉一皺，心中忖度：老勝英他又叫陣，他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斷去我左膀右臂。南北英雄會，我並未與勝英有什麼惡感，事到如今，他竟將我的左膀右臂斷去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我要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走脫此山一個，那就是我林士佩軟弱無能，也對不過死去的二弟，逃亡的三弟，與那謝家弟兄。我林士佩若不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，愚兄非為人也。南北英雄會。並不是林士佩的本意，原本是邱銳為護庇採花淫賊僵起來的火，故此林士佩跟勝爺毫無仇隙。打鹿打豹，鏢行人也傷了，高雙青仍然不獻出來，勝爺鬧得騎虎難下。邱銳是非與勝爺作對不可，勝爺出於不得已，殺了邱銳。鏢打邱鈺之事，勝爺猶有好生之德，不忍結其深仇。及謝洪亮口出不遜，與黃三太動手，被三太所殺，勝爺教訓黃三太，仍是不願與林士佩結仇作對。無奈林士佩在蓮花峪佔山為王。橫行南七省，左右心腹只有邱氏弟兄。至於謝洪亮雖與林士佩是聯盟弟兄，今日謝洪亮死在三太之手，林士佩並不以為如何。這裡頭原故，那謝洪亮乃下五門的人，姦淫殺命，林士佩雖然是綠林人，並不袒護淫惡之輩，那謝洪亮並沒有什麼問題，所以咬牙痛恨，欲將鏢行八十餘位英雄完全要滅盡者，皆因邱銳、邱鈺二人所致。實是寒急似火，其仇已愈結愈深了，勝爺不論怎麼以仁德的心腸感化，也是無濟於事了。不言林士佩心中暗想，那林士佩此時已經抱腕當胸，對著西廊下眾賓朋道：「眾賓朋可都聽見勝老老所言？咱武學之人，以刀劍會友；唸書的人，以文章詩詞會友。哪位寨主跟勝老老過過招？」西廊下眾英雄默默無言。林士佩說道：「這非是拚命，以武學會高明，乃是會武術的壯舉。」蓮花峪的人已輪三陣，這三陣動手的人，死的死，亡的亡。可有一件，這三個乃是蓮花峪武學超群之輩。

在本山中出眾之人，尚且俱各死傷，故此無人答言。林士佩一見，並無一人答言，冷笑兩聲道：「本山的眾寨主，我林士佩有些淺薄；那位至我敵山之中，身不帶一文錢，在我這一住，一年半載，三年五年，我皆待之如上賓，臨走之時，我奉送富餘的盤費。常言說得好，養軍千日，用軍一時。難道說一位與勝老老比較的都沒有嗎？我用紅白帖請來的眾位，難道說也袖手旁觀嗎？我請來的眾位，莫不成喝酒吃茶來的嗎？沒有出頭者，我林士佩較後場。」

話言未了，只見西廊下三層人後，有人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眾位寨主閃開了！」群雄往兩旁一閃，這人越眾當先，乃是一位驚天動地白面長鬚，一位老英雄。一聲叫道：「勝三哥別來無恙，一向可好？」勝爺捋鬚一看，只見此人：頭戴青緞子隨風倒帽子，青絹綢大氅，青緞子短靠，青緞子快靴，背後斜插一把削鐵如泥的折鐵寶刀，白素素一張臉面，長眉朗目，真是面白如玉，頰下飄有半尺餘長的墨鬚，正當頂相襯墨蓮花一朵。勝爺看罷，原來是蓮花湖的老寨主、寶刀將韓殿魁。前在二郎山之韓天祺、韓天魁，乃是他當門的族弟，刻下已然歸於蓮花湖了。勝爺叫道：「原來是韓賢弟，久違久違。」原來此人在蓮花湖五十二寨為第二位老寨主，刀法絕妙。勝爺遂叫道：「賢弟，你看南北英雄會，兩下各有死傷。這個場面，賢弟承讓了吧，不可交手遞刀。你抬舉我為勝三哥，我尊敬你是韓賢弟，如若動手，舉手難留情。不想昔日你我弟兄一鍋吃飯之情嗎？」韓殿魁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我弟兄在一處，是前二十餘年，您在真武頂開設鏢局，我與兄長同事當伙計二載有餘。你我弟兄分手，我回到蓮花湖，我姪男韓秀，乃四十寨總轄寨主，內有十一家老寨主，共合五十二寨，我居之第二位。刻下二十餘年，未與三哥晤面，今日之事，也是兄弟趕上啦。再者蓮花湖蒙林寨主下帖聘請，也是義不容辭。皆因我姪男韓秀與林寨主八拜結交，南北英雄會，五日內兩家比賽輸贏。我姪男韓秀接了林寨主的請帖，這才鳴鑼聚齊，招集四十寨寨主當面對大眾言講：『五日南北英雄會之事，因有林寨主之請，蓮花湖那位，可以帶人前去，拔刀相助，以盡朋友之交、綠林道的義氣。』我姪男韓秀將話說完，四十寨人眾，俱各默默無言。我姪男韓秀出於無法，遂站起身軀說道：『沒有別的，這個南北英雄會，請叔父您帶領幾十位寨主，前去辛苦一趟吧。非您的折鐵寶刀，不能敵老勝英的魚鱗紫金刀。』皆因我蓮花峪與蓮花湖，有同氣連枝之義，唇亡齒寒的關係。蓮花湖雖然靠山近水，蓮花峪控陸路之要塞，豈有不互相依倚之氣？我與三哥您昔日東伙之情，今日在此山對於南北英雄會之事，我乃是盡的朋友之義。況且又受我姪男所托，實告訴三哥您說，我此來帶了三十六名寨主，四名嘍卒，前來此山赴五日南北英雄會。方才您沒聽林寨主說嗎？他說難道所請來的賓朋，都為的是前來喝茶吃酒的嗎？沒有別的，勝三哥，我前來是赴會來的，既然來到啦，勝負如何，必得要比較比較，以盡我姪男韓秀之托，又盡林寨主下帖邀請之情。勝三哥您不必謙遜，小弟願奉陪您的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如要是把小弟給傷了，那是三哥您成全小弟。」韓殿魁將話說完，勝三爺冷笑道：「韓賢弟，刀創藥雖好，不如不刺口子。昔日你我弟兄朝朝相聚，夜夜傾談，今日之事，雖然此山與蓮花湖有連帶關係，賢弟你獨絲毫不念你我同桌共食，同榻共眠，你我就忍兵刃相見嗎？望賢弟三思之，你我弟兄俱已垂暮之年，能有幾時相見？倘若動起手來，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？」韓殿魁說道：「小弟既然出頭露面，絕無空回之理。小弟心意已決，必要與三哥走上幾個回合，以應南北英雄會之點。三哥您縱有蘇秦、張儀之舌，賈誼、鄧生之才，我是心如鐵石，非得遞招不可。」勝爺道：「賢弟，非是愚兄說話煩絮，賢弟還是事要三思而後行。」韓老寨主說道：「三哥不必多言，我意已決矣，絕無挽回之理。勝三哥你就是說得天花地墜，豈能打動我心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呀，常言說得卻好，當場不讓父，舉手不留情。」韓殿魁說道：「三哥說的哪裡話來？兩無相讓，各盡其所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既然如此，請脫大氅，亮寶刀吧。」韓殿魁這才用大氅，後面的嘍卒接過去，韓老寨主遂亮出折鐵寶刀，將寶刀向懷中一抱，說道：「勝三哥請上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請上手。」二老者這才留行門，走過步，都是腳尖找地，磕膝蓋一拱，鹿伏鶴行，來往盤還二次。此時傻小子金頭虎在一旁說道：「兩個老頭轉什麼彎兒呀！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真是傻小子，韓殿魁那是活動身子腿腳腰哪。」二位盤還了三次。韓殿魁折鐵寶刀，真是削鋼刷鐵；勝三爺的魚鱗紫金刀雖快，可不能削鋼刷鐵。

韓殿魁一進步叫道：「勝三哥看刀！」勝爺的刀可能相讓啦，對於別人可以讓三招，惟獨對於韓殿魁可不能讓啦。皆因為韓殿魁與勝爺共事數年，勝爺知道韓殿魁的武學乃是絕倫之手；再者要是讓韓殿魁三招，反倒惹朋友不願意啦，豈不是看不起老朋友了嗎？二老者一招一勢，兩口刀真是單擺浮擱，一刀出去，俱都是手眼身法步，腕肘膝間，比畫上畫出的畫譜全都好看。二廊下英雄觀看，無有不稱贊的。先前刀慢，到後來一刀緊似一刀，一來一往，聚義廳前，會戰六十餘個回合，只見刀光燦爛，照人二目。二位戰得恰似一團，一道銀鬚，一道黑鬚，來往飄擺，韓殿魁的折鐵刀，能找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躲避著韓殿魁的折鐵刀，因此二老者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勝爺心中暗想：韓老寨主真乃英雄也，渾身上下，寶刀避住身體，魚鱗紫金刀遞不進去。勝爺鬚眉緊皺，心中思忖：我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他二人乃是出色的本領，韓殿魁與我學業不差往來，他五十餘歲，俺勝英七十來歲，工夫要戰大了，怕氣力不敵。勝爺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韓賢弟的折鐵寶刀，神出鬼沒，愚兄年邁蒼蒼，力不能敵，承讓了吧。」韓老寨主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不分勝負，焉能罷戰？不怕老哥衣服上受點傷呢，才算分出勝負呢。」說罷遂跟後面追趕。那韓殿魁腹中方忖：我跟勝英，東伙在一處二三載的工夫，勝英絕藝，我俱都知道，除去魚鱗紫金刀，就是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我能躲閃甩頭，接金鏢，怕他何來？

遂迫到背後。總是綠林道老人物，折鐵寶刀未下毒手，在勝爺左大腿上，點了一刀，如其點上，也不至於廢命。勝老老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往前逃走的時候，右手的刀暗暗交於左手，刀把點住心口窩，右手可將甩頭一子撤出來啦。正在此時，韓殿魁在背

後用刀照著勝爺膀上點去，勝爺此時耳輪中忽聽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知道韓殿魁的寶刀要紮到啦，老英雄一轉身軀，韓殿魁在勝爺的背後，這一刀紮去，實指望准得紮上，因為勝爺背後整個的身形全交給韓殿魁啦，這一刀那有紮不上之理呢？

所以古人有雲，驕敵者敗，韓殿魁這就是驕敵之故，滿心中淨存著一個露臉取勝，那知道勝爺這一翻身，韓老寨主的刀紮了一個空。勝三爺轉身軀的時候，刀在左手，甩頭在右手拿著，身子是由左向右轉的，方將身子閃過，緊跟著甩頭一子，趕奔韓殿魁的左太陽穴打去。這個暗器，本來就是偷空用的東西，要是在迎面直打，接也好接，躲也好躲，勝爺一閃身軀的時候，韓殿魁的刀正紮空了，招術用空了，就是輸下招術啦。韓殿魁正在往回收招的時候，勝爺的甩頭一子恰巧奔太陽穴打來，欲待躲閃，已經來到啦，順勢用右手寶刀向外往左邊一避，為的是甩頭到了，就是鐵練子纏在刀上，也不致有性命之憂，不過落一個輸了而已。韓殿魁右手的刀往左面太陽穴這一避，把全面的身軀可就閃出來，交給勝爺啦。勝爺甩頭奔左太陽穴打去的時候，本是虛點，韓殿魁用折鐵寶刀避甩頭的時候，那甩頭已經向面門上兩眉間打去，韓殿魁只顧及太陽穴，甩頭奔面門去的時候，可就顧不及啦。您道，那甩頭是長方形的，四楞見角，勝爺奔眉中間打去，本是用的甩頭的方楞，兩眉中間皮肉最薄，甩頭的方楞稍一沾肉皮，立將眉中划了一寸長的一個口子，只見鮮血隨著甩頭到處，可就流將下來啦。韓殿魁往後一仰身，用寶刀一點方磚地，勝爺抱腕當胸：「韓賢弟多有包涵，愚兄眼目昏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。」韓殿魁臉面一紅，說道：「勝三哥甩頭下留情，小弟甘拜下風。小弟此生只輸與兄長之手，敗軍之將，不足論戰。」韓殿魁等勝爺將話說完，又對林士佩道：「林寨主您可曾看見啦？韓某並非袖手旁觀，也不是專為吃酒喝茶來的，我乃藝業不精，不是勝老達官之敵手。」

方才勝英的甩頭一子，暗中留了一分情面，不然我已死於非命，焉能逞強戀戰，貽笑天下英雄？」林士佩一聽，默默不語，臉面現出一種愁容慘淡的樣子。韓殿魁遂與三十六家寨主，四名嘍卒，同回西跨院，出了寨門，四十餘位寨主回歸蓮花湖去了。

勝三爺懷中抱刀，對林士佩說道：「哪位願與勝某比較，即請寨主替勝英與眾位英雄讓一讓。」林士佩心中暗道：勝英年老精神足，藝業精強，已經戰敗了數位，俱都是武藝超群之輩，那老勝英還是毫無倦容，我若再請人與勝英較量，恐怕仍然不是勝英敵手，豈不是徒獻其丑嗎？我也看透啦，再讓也沒人出來與勝英動手啦，倒不如我親會勝英。林士佩思索至此，遂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武學絕倫，量綠林內賓朋也不是老達官的敵手。沒有別的，我林士佩給您接招吧。」話言未了，屏風後有一人高聲吶喊：「大寨主不要動手！樹打根由起，鹽由那兒咸，醋由那兒酸。此事皆我一人而起，無故將我拜兄斷送了性命。事到如今，蓮花峪因我走死逃亡，我當與老勝英爭持拚命。」眾人留神觀看，乃是那賊中之首，惡中之魁，身帶著鐵練大鎖，後面四人跟隨，就是那採花殺命的淫賊高雙青是也。林士佩不看便罷，一看此人，不由得無名火起，鋼牙咬碎，將腳向方磚地上一跺，將那塊方磚震出好幾道裂紋兒。心中恨憤後悔，口內又不好明言，故此林士佩非常的惱怒。林士佩此時有心將高雙青數罵一番，方要出口，自己又暗道：此時蓮花峪所遭的禍事皆因高雙青一人而起，我雖食其肉，寢其皮，飲其血，不足解我胸中萬一之恨。我若當著天下英雄，數罵他一番，又當得了什麼呢？我為什麼不用老勝英的拳頭，堵老勝英的嘴呢？我將高雙青放開，命高雙青與老勝英動手，那高雙青如將老勝英戰敗，那時節我亮雙劍，將高雙青亂刀分屍，以與我泉下的拜弟邱銳報仇雪恨，也可以令我那逃亡的三弟邱鈺心平氣合。如其高雙青不是老勝英的敵手，又可分老勝英一分精神，那時節將老勝英累乏了，我卻兜底與老勝英動手，大量老勝英已經戰得筋骨疲乏，也不易逃出我的陰陽雙劍。林士佩思索至此，遂對高雙青面帶笑容說道：「高賢弟那裡話來？若不是賢弟你看重我這敝山，我這敝山何以會見鏢行眾位高明？賢弟不要心中難過。嘍卒們，將高賢弟的鎖頭打開，原刀交還，看看高賢弟的武術如何。」嘍卒答應一聲，將高雙青的鐵練大鎖，嘩啦啦一聲響亮，落將下來，又將淫賊的單刀遞與他手。

淫賊將刀接過，來到聚義廳前，伸胳膊，遞腿腳，在聚義廳前走了兩趟。皆因高雙青被鎖了數日，渾身上下不得自由，所以他這才活動活動筋骨。淫賊活動已畢，勒了勒英雄帶，繃了繃十字絆，刀鞘扔在地上，邁步來到院中，對著勝爺道：「勝英老匹夫，小太爺採花殺命之事，現在當著天下的英雄，將話說明。小太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月元旦佳節，逛燈回家的姑娘，叫小太爺看見，小太爺見他姿容秀麗，跟到他的家中，夜靜更深，小太爺進了姑娘房中，追逼歡樂，那姑娘不肯相從，小太爺一刀殺死。清明之日，又有上墳的寡婦，長得貌美風流，小太爺一時心動，跟將下去，夜深入戶求歡，那寡婦執意不從，也被小太爺所殺。宦家樓上，你又誤了小太爺的美事。所有採花殺命之事，小太爺敢作敢當。老勝英你可聽明白了，小太爺並沒去你們姓勝的家裡去追逐歡樂，與你姓勝的何干？你是無事生非，多管閒事。你派你的鏢行之人到處捉拿小太爺，使小太爺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我師傅懼怕於你，軟弱無能，你逼我師傅幫你捉拿於我。在俠義莊時，小太爺用鏢本是打你，你故意賣弄精神，滿腔子奸詐，你假意站立我師傅面前，待我的鏢打出去，你卻躲閃一旁，幾乎斷送了我恩師的性命。我與我恩師是義子螟蛉，情同骨肉，我焉能得藝忘師？皆是你一人奸詐所致。老兒不死是為賊，一點全都不差。你還處處講什麼俠肝義膽，你完全是口言仁義，滿腔男盜女娼。小太爺今日與你誓不兩立，與你拚命相爭，弱死強存。」勝爺一見高雙青滿口亂道，在眾人面前又公然認了採花殺命之事，心中十分忿怒，說道：「小冤家，你只要同著鏢行及綠林道人說了實話，叫大家都知道你的行為，知我勝英不是無故殺人流血，叫你這個小冤家先痛快痛快口頭兒。一會兒我若不叫小冤家你死在魚鱗紫金刀下，那算小冤家你不是肉長的，除非小冤家你是鐵鑄的。」

勝爺捋鬚冷笑，遂叫道：「孩子，我不能罵你，我恐怕挑刺兒礙著好肉。小冤家，你要是逃得出去我這口魚鱗紫金刀，那算是孩子你採花反得著好報應啦。我要是不將你亂刀分屍，我就不姓勝啦，我姓你小冤家的姓。」高雙青說：「老賊你不要逞強賣老！」說罷，掄刀就刺，直奔勝爺頭頂而來。勝爺魚鱗紫金刀，還刀架架。別位都讓三招，惟有淫賊，勝爺絕不能讓。

勝爺一用招，就是勝家門獨門刀法：追魂絕命八卦刀。勝爺這些老弟兄，知道勝家刀的妙處，邱三爺一看說道：「道兄，弼昆，二位兄長，勝三哥與別位動手比賽，未用這追魂絕命刀，跟孩子這一動手，就使了進手的絕招。追魂絕命刀，神鬼難逃，二位兄長慈悲善念，美言幾句，將此子雙足斷去，留他活命，我養他殘廢之人。」列位，這就是年老惜子女，溺愛不明；紅蓮羅漢弼昆長老低頭不語。聾啞仙師鐵牌道人打了一個稽首，念了一聲無量佛道：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」邱三爺聞聽，長歎一口氣：「二位出家人慈悲慈悲吧。一句美言不提，高雙青性命休矣。」邱三爺不忍觀看，扭頭向東，勝爺八卦刀使了四十餘手，用到回光反照，絕命三刀招術，勝爺心說：「我有心與他久戰，豈不要被天下英雄恥笑嚴勝爺反手刀紮胸前，掛二脅，賊人一翻身，用刀紮在賊人左肋梢上，就聽撲哧一聲，刀紮入半尺有餘。賊人喊叫一聲，忙將刀拋於地上。勝爺一看離東敞廳切近，老英雄用雙手托定刀把，托著賊人，往西走了兩步。勝爺的二目不住的觀看賊人，此時高雙青臉面俱青，眼珠瞪圓，金頭虎這時可就又說啦：「我去看看去吧。」

皆因為賈明身體矮小，趴著觀看，喊了一聲：「喝，紮進畢尺多去！」勝爺要不抽刀，血跡不冒出來，勝老者抽刀，往南一縱，縱出丈數來遠。金頭虎身量矮小，趴著看高雙青，勝爺這一抽刀，賊人的血跡濺出多遠。金頭虎可就沾上光啦，賊人的血跡，可就濺了金頭虎一臉面一身。金頭虎喊道：「真倒運哪！這身衣服犯了什麼忌啦？這個血腥味，腥氣。」說著話，兩手直抹臉上的血跡，鬧了個血人相似。不說傻小子直喊倒運腥氣，勝爺飄鬚抬腿蹬刀，賊人在地下亂滾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歐陽德，你們大家把此冤家亂刀分屍！」黃三太等咬牙齒憤恨填膺，少年英雄轉過去二十餘位，用刀把賊人亂刀分屍，骨肉翻飛，剝成肉泥。剝畢，勝爺對林士佩說道：「林寨主，請你派幾位，將高雙青屍身取拾起來，搭將下去吧。要是綠林道的好朋友，我絕不能這樣對待，下這樣的毒手。皆因為採花之賊萬惡滔天，因為他一個人，現在死了若干的好人。」林士佩遂派了幾名嘍卒，將高雙青的死屍打掃下去。那嘍卒們三五人過去，有拿鐵鍬的，有拿簸箕的，七手八腳，將高雙青的死屍，收將起來；用黃土將血跡滲乾。那高雙青的死屍遂弄到後山坡，倒在山坡之上，被那烏鴉喜鵲、豺狼虎豹，啄的啄，吃的吃，白骨現天，這就是淫賊的下場。那嘍卒們為什麼偏將高雙青的死屍，倒在山坡之上呢？皆因為萬惡淫為首，人人痛恨；又因為他引起南北英雄會，死了若干好人，所以嘍卒們也是痛恨他。

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也不必請我別的朋友啦，二寨主已死，三寨主已逃，剩下我一個人，好似大廈將傾，獨木難支。我看

綠林道實無好下場。但有一件，我是請會的，您是赴會的，我要是不奉陪明公走上幾趟，恐其天下的英雄恥笑我無能。我給你老人家接招，如果我要贏了，明公偌大年紀，我還能夠下毒手傷害你老人家嗎？我也贏不了明公。再者我若是贏的了，我也散山；我要輸給明公，我也散山。你老人家乃年高有德之人，您還能傷我嗎？兵器無非是點到而已。你老人家的刀，甩頭，金鏢，一點上我，我就散山。無非我奉陪你老人家走幾趟，我的面子上好看一點，眾賓朋為我還死的死傷的傷呢，我豈能反倒袖手旁觀，就算完事呢？老明公乃走遍江湖之人，對於林士佩這點意思，想必明白的了。」勝爺說：「寨主真乃大仁大義。如若是寨主贏了勝某，兩口雙鋒劍，十二顆鏢槍，三隻點穴鏢，盡管在勝英致命處上打來。一劍將勝英紮死，一鏢將勝英打死，決不怨寨主情薄心毒，那是勝英學藝未到。我要贏了寨主，刀鏢甩頭，決意是點到而已，我要把寨主你傷重了，我姓寨主你的林。」林士佩一聽，同著天下英雄三百餘位，勝英盟誓，絕不能傷我。他既在眾人面前把大話說出，量他絕不能口是心非。既然如此，動起手的時候，我林士佩絕無危險。林士佩心中思索：我要是贏了勝英，用寶劍把他劈為兩半；劍要是紮上他，由前心我刺到他的後心，由左肋刺透右肋梢；一揮劍，我將他腰斷兩截；裏手一劍，我將他頭屍兩分。他要傷我一定是點到而已，傷重了我，他改為姓林，如此這般，我的危險是一點也沒有啦。那林士佩用奸詐的言語，將勝爺穩住，他卻心中如此的狠毒，這就是小人的心腸，口是心非。書云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這林士佩就是小人之類。勝爺乃是誠實君子，口中說出話來，一定是不能更改的，所以林士佩與勝爺動起手來的時候，照著勝爺一招一下毒手，一劍恨不能將勝爺結果性命。那林士佩想到有贏無有輸這個門上，遂自己心中說道，今日之戰，好似三國時的長坂坡，我好比常山趙子龍，勝英好似那許褚，只許趙雲傷他，不許他傷趙雲。我決然無有性命之虞了。鬥戰勝英時，我若將他結果了性命，從此豈不落得揚名天下？又可以與我那死去的兄弟報了仇恨。老勝英他已經贏了四陣，刀劈二寨主，鏢打三寨主，甩頭打傷了我的韓叔父，紮死高雙青，那四人的武藝，都是出類的本領，勝英此時焉有不乏之道理？如今我已將他用話給穩住，十成我占九成九得贏他。列位，這林士佩如此的嫉妒，嘴甜心苦；勝爺如此的寬洪大量，屈己從人。林士佩與勝爺二人互相說著話之後對勝爺道了一個請字，遂套挽手，壓雙劍，陰陽劍一並，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請上垂首。」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躬身控背，遂說道：「還是寨主請上垂首。」此時東廊下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楊香五，看看兩個頭兒，比較勝敗，林士佩是個賊頭兒，我勝三大伯是南七北六省的保鏢的獨佔龍頭兒，咱們開開眼吧。」且說二英雄在聚義廳前留行門，走過步，盤還三次，林士佩陰陽雙劍在勝老頭上一晃，遂說道：「老明公看劍！」勝爺一閃身形，刀未還招。林士佩第二招，一隻劍紮面門，一隻劍奔勝爺肚臍，勝老者腳尖一滑方磚地，又閃開了三尺多遠。林士佩第三招玉帶圍腰，奔勝爺的二肋梢，勝爺將身軀縱起五六尺餘高，躲開了雙劍。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遞三招六劍，因何不還招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敬重寨主，好比明珠一顆土內埋，浮雲遮蔽棟樑材。寨主乃當世的英雄，可惜身為綠林道，因此我讓您三招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不用承讓，請分勝負。」林士佩第四招雙劍在勝爺右邊，挾肩帶背刺去；勝爺魚鱗紫金刀，接架相迎。二英雄在聚義廳前各逞絕藝，兩劍一刀，單擺浮攔。劍是六面清；劍尖、劍柄、劍刀，明看綠色燈籠穗，現劍把，露劍都，真乃世上罕有超群的劍法。勝爺魚鱗紫金刀，刀尖、刀背、刀柄、刀刀，瞧刀盤，現刀把，明看燈籠穗，七面清。一來一往，會鬥四十餘個回合。

此時早驚動了兩廊下眾英雄，大家目不轉睛，雅俗共賞，無不喝采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雙劍起處風雲吼，魚鱗紫金刀到處神鬼驚。喪門遇弔客，兇神戰太歲。動手之間，天色已近黃昏，林士佩叫喚卒急忙掌上燈籠火把伺候。北聚義廳南配廳，東西兩廊，一對對紗燈，好似四條火龍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；外面立燈四對，四角明明煌煌，真乃劍警識家，刀會明公。

二位的名譽、藝業、外表，真可謂英雄遇豪傑也。二人又戰至六十個回合，還是未分勝負。林士佩用著劍招，高聲喊叫：「勝老者，你我二位比較勝負，已經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咱們還換一換人不換呢？」勝爺道：「林士佩，要用人替換於我，勝英乃匹夫也。」二人鬥戰工夫一大，勝爺鼻凹鬚角微見汗跡，汗珠含著，可未曾落下來。那汗珠含著未落，有一個比語，聊齋上有這麼一句：有女郎，汗如瀟，而未落。又有這麼一家闊財主，有一個少爺，要去外邊做事去。新婚伉儷，正在甜蜜之鄉，驟然分離，小佳人未免情極。及至少爺將行李往外用車拉的時候，那小佳人在一旁瞧著，心中未免難過。眼看著丈夫就要走啦，小佳人不忍卒視，同著公婆又不好哭哭啼啼，那小佳人遂暗含著淚回過頭來，面向牆壁。人家那麼一傷心，眼淚兒可就現出來啦。那眼淚兒可是在眼皮底下含著，並未落將下來，這就叫淚如瀟而未落。列位，這並不是耍貧嘴，這本是比方林士佩與勝爺的武藝超群。勝爺戰了一天，並沒有見汗，與林士佩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遂微微見汗啦，可見林士佩的武學，足夠勝爺的敵手。因為世上之事，都有個情由，花好總得綠葉陪襯。要是一個小小毛賊跟勝爺對上手，那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閒話少說，書歸正文。話說林士佩看勝爺微見汗跡，遂用平生絕招，一劍緊似一劍，雙劍削耳撩腮，神鬼難測，勝老者汗珠往下一落，未免稍有喘息之聲。皆因勝爺戰了半天，四位都是武術高強，林士佩專請別人鬥戰，將勝爺的招術又都看在眼裡，又休息了半天，所以跟勝爺動上手，心中非常坦然。林士佩又是年輕之人，殺法驍勇，勝爺年過古稀，已經累乏了，故此汗珠兒落下來啦，鼻中又見了喘息之聲。林士佩一看，心中可就高了興啦。再說勝爺跟他盟下誓，決不能將他傷重了，如要傷重了，就姓他的林，所以林士佩愈戰愈勇，毫無懼怕之意了。林士佩此時一劍跟著一劍，恨不能劍劍透骨，劍劍透肉。

二英雄戰到百十餘回合，勝老者熱汗淋漓，衣巾濕透，喘息不止。此時驚動東廊下勝爺的盟弟神刀將李剛、人地崑崙邱瑾。

那邱三爺道：「道兄，我勝三哥非是藝業不佳，乃是年過古稀，氣力不敵。我們弟兄兩個，不論哪位將我勝三哥換下來。」響啞仙師念聲無量佛，對邱瑾道：「人怕久挨金怕煉。你勝三哥的平生秉性，你們二位不知道嗎？他要與人動手，概不許朋友替換，如其替換，無論勝負，如拜兄弟他必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再說你我老弟老兄，說句不客氣話，你們二位的刀法，不及你勝三哥。你們自管觀陣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何必多言呢？」

金頭虎賈明，在弔崑崙長老背後大聲喊道：「我勝三大伯怎麼得罪老道啦？過去個三五位，給林士佩來個公牛陣，一齊上就得啦。」弔崑崙長老一回頭口念阿彌陀佛：「孺子胡言亂道。彼眾我寡，他綠林道二百餘人，咱們鏢行之中八十餘人，山中又有嘍卒不下兩千餘人，怕是眾寡不敵。孺子不要多言，後站。」

傻小子還是叨念：「我勝三大伯把和尚老道全都得罪啦。」紅蓮羅漢回頭瞪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後退，還多說什麼？」此時勝三爺力盡疲乏，想要敗走，林士佩上下左右陰陽劍蔽住勝爺，勝爺心中雖欲敗走，實有不能之勢。勝爺與林士佩鬥戰至一百二十餘合，已經力盡聲嘶，勝爺此時用了一招是仙人解帶攔腰斬，林士佩一躲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這才趁勢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林寨主劍法真是精奇，我勝英殘邁之人，氣力不敵。」

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達官不可如此，我你未見勝負，不能罷戰。或者您的衣服受點傷，也算分出勝負啦，這樣您敗下去，決不是真的。」林士佩說著話，已隨後追去。此時林士佩在後面追著，不住心中思想：老勝英必是敗中取勝，他的刀鏢甩頭的用法，我已看得明白，就憑我十二顆鏢槍，三隻點穴鏢，大概也不至輸與那老勝英。再者我能接你的鏢，又能躲你的甩頭，他若打暗器時，我的寶劍也就到了他的身上啦。他此時熱汗直流，衣襟濕透，大概跑也跑不出去，他是氣力不敵了。林士佩一邊思想，仍是在後面持著雙劍追趕，十分的留神小心。此時勝爺敗下去的時候，是向東南跑下去的，面朝東南，背朝西北，林士佩在勝爺身後緊緊追趕，勝爺此時手中魚鱗紫金刀，藍汪汪的藍魚，紫微微的魚鱗，在燈光之下，十分好看。勝爺的左手五個手指伸著，胳膊向下搭拉著，往前跑的時候，胳膊不住的甩搭。列位，武藝家被人家戰敗了，逃走的時候，本沒有伸著手指，搭拉著胳膊跑的，勝爺這樣敗走時，為的是表明伸著手指頭，搭拉著胳膊，叫林士佩放心追趕，為是叫他知道決不用暗器打他。此時林士佩在後面看得明白，故此放心追趕。林士佩在勝爺背後追至離勝爺一丈來遠的時候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老勝英果然英雄也，魚鱗紫金刀的刀背，挨著脖頸，刃朝外橫著，胳膊搭拉著，手指伸著，毫無一點暗算的形跡。我若向前緊跟一步，手起劍落，將老勝英由頭頂刺下去，叫老勝英立刻死於非命。林士佩想到這裡，不覺又有了不忍之心，心說老勝英偌大年紀，行俠作義，濟困扶危，武術絕倫，南北共曉，我若一劍將他劈為兩段，豈不可惜？隨又自思道：南北英雄會，老勝英將我二弟劈死，又鏢打我的三弟，我若不下絕手，豈能對得過

我那死去的二弟？再說老勝英若在世，鏢行與綠林道之中，決不能顯出我林士佩來，兩英雄怎麼能夠並立？英雄難免刀下死，大將難免陣前亡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林士佩思想至此，那腳尖一點方磚地，向前一縱，此時已離著勝爺背後二三尺遠。鋼牙咬錯，箭眉直豎，繃起了雙鋒寶劍，雙劍一並，照著勝爺頭頂劈去，手起劍落，只聽得嗆啾啾一聲響，斗大一物，落於塵埃，鮮血淋漓，紅光崩現。列位，勝爺在前跑著，忽聽得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知道林士佩已經趕到啦，及至林士佩雙劍並著往下落的時候，勝爺可就轉過來身形啦。未等雙劍落下，魚鱗紫金刀已向上橫著迎去，雙劍恰恰落在魚鱗紫金刀之上，嗆啾一聲響亮，鋼鋒對碰，只見半空中火光亂冒。

兩廊下眾英雄看得真真切切，眼看著林士佩的雙劍下去，勝爺必有性命之憂；及至林士佩的劍看看落下時，就見勝爺忽然一翻身，魚鱗紫金刀向上迎去，嗆啾一聲響亮，震得神鬼皆驚。

兩廊下群雄看著，莫不毛骨悚然，無不暗暗驚服勝爺的武學，真是神出鬼沒，令人不可忖度。林士佩雙劍與勝爺魚鱗紫金刀相碰，林士佩大吃一驚，不由得注目一看寶劍。勝爺乘勢用了一個順風掃敗葉的招術，魚鱗紫金刀平著趕奔林士佩咽喉去。

林士佩見魚鱗紫金刀來得兇猛，趕緊一低頭，魚鱗紫金刀卻掃於粉蓮色六折袖口壯帽之上，竟將壯帽掃落塵埃，裡面雪青絹帕包頭，與頭髮一縷，亦被掃下，將肉皮片下有銅錢一塊大小，當時鮮血流下。勝爺跳出圈子外，雙手抱刀，叫道：「林寨主，多有得罪。俺勝英年邁蒼蒼，眼目昏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望明公海涵為幸。」林士佩臊得桃花臉通紅，顏色更變，氣得渾身上下亂抖，對著勝爺說道：「老明公刀下留情，不必謙恭，我林士佩佩服老明公了。」正在此時，東廊下傻小子叫了一聲：「好！就會打我，那算什麼能耐？嚕嚕我勝三大伯的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賈明不要信口亂道！孺子可惡已極。再要多言，定不輕饒。」遂又對林士佩抱拳控背說道：「林寨主不要見笑，傻孩子不懂世態人情，祈寨主海涵。這是寨主看我鬢髮皆蒼，讓勝英一招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明公說的哪裡話來？還是明公刀下留情了，林某甘拜下風。我與明公有言在先，我輸與明公也是散山，我贏了明公，我也是散山，請明公略待片刻，我去去就來。」林士佩遂又叫道：「嘍卒們，與勝老達官打淨面水泡茶，伺候勝老明公。」嘍卒們答應一聲，去與勝爺打臉水的打臉水，泡茶的泡茶，伺候勝爺。勝爺與林士佩道了一個請字，林士佩由聚義廳屏風後出去，回奔後寨去了，又有嘍卒將林士佩被勝爺魚鱗紫金刀掃掉的壯帽、絹帕也收拾起來。

林士佩去不多時，滿面紅光的轉來，頭上已經換了新壯帽，寶劍也換了一對新的，來到東敞廳，對著勝爺滿臉含笑說道：「老英雄赴南北英雄會，路上勞乏，今日老明公與眾位會戰一日，未得休息。沒有別的，我林士佩現在預備了幾桌水酒，請老明公對坐談心，我林士佩並且有事相求，求老明公容納一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寨主乃少年豪傑，出言誠實不欺。我勝英曾說過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今日之事，寨主有話講在當面，只要勝英辦得到的，沒有不辦之理。」林士佩與勝爺談著話，嘍卒們七手八腳，將西敞廳內桌凳調擺齊整，工夫不大，將酒席擺上，勝爺與林士佩分賓主落座。林士佩謙恭溫遜，毫無嫉妒之態，與勝爺酒過三杯，林士佩站起身形，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這小山現有嘍卒不下兩千餘人，寨主二百餘位，在此山俱已多年，金銀衣物存的不在少數，既今散山，必須將所存之物，給大家勻攤分散，也不枉大家跟我林某相處一回。沒有別的，求老明公暫容一時，我山內現有能寫能算之人，叫他們大家將各種物件，通盤收束一堆。皆因堆積金銀的地方有五七處之多，然後把此銀物分散，我叫大家此時一齊收拾，大概明日即可收拾完畢。我就趕緊叫大家一分，將此山一散，各奔他鄉，皆因為我林士佩有言在先，必踐前言。可有一宗，雖然我將此山散啦，綠林道之中，從此我也算拋開啦，你老人家的這個朋友，我當然要交的。老達官今日勞乏已極，大家用完飯，可決不能就此下山，要是那麼一辦，勝老明公，您那是不願意交我林士佩這個朋友。皆因為我們大家雖然是介紹過啦，但是我還未與大家坐定了談一句話呢。您若是就此一走，我與眾鏢頭日後若是見了面，仍然還是誰也不認識誰。我的意思，欲請眾鏢頭在此盤桓一日，大家坐在一塊兒都互相談談，也不枉南北英雄會一場，總算我林士佩交了朋友啦。敝山西跨院有一座逍遙亭，地方極其寬闊清靜，那是敝山招待朋友之處，今日即請老明公與眾鏢頭在那裡休息休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既蒙寨主抬愛，俺勝英即當叨擾。」酒飯已畢，林士佩站起身軀，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就請您鏢行眾位賓朋到西跨院逍遙亭休息休息吧。」勝爺與鏢行一千人眾，大家站起身形，出離西敞廳，早有手下人等提著燈籠火把，在前引路，往西跨院逍遙亭而去。

往西行走，越過兩道寨子，往北轉去。又越過一道寨子，再往北行走，又有一道翠竹林，西邊綠竹蔭濃，清風習習，當中一條道路，平坦異常。穿過竹林有座北朝南的一所房舍，座北朝南的紅漆大柵欄門。林士佩陪著勝三爺進了柵欄門，迎面四扇屏門，綠灑金花林士佩將鏢行眾位英雄讓進院內，勝爺與大眾留神觀看，正當中一座五間五角亭子，油漆彩畫，堆金膩粉，橫著一塊匾額，藍地上寫斗大的金字三個：「逍遙亭。」

將眾英雄往亭內一讓，只見亭子牆上，懸掛名人字畫，翹頭案上，設擺著許多古瓷花盆，栽種奇花異草。有對桌、琴桌、月牙桌。兩家九十餘人走進亭內。林士佩一看，九十餘位，若是全都讓在亭子內落座，天氣炎熱，人多氣味重，未免地勢窄狹一點，於是林士佩遂對著勝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大家要是都在亭子裡落座，也可以將就啦。但是人多氣味多，天氣也很熱的，咱們大家可以分開了落座，也好休息。現在東西廂房，分著一坐，勝老明公您以為如何呢？」勝爺道：「很好，就請寨主隨便向東西廂房去讓吧。」林士佩遂叫嘍卒們提著紗燈，將鏢行八十餘位分為三處，東廂房讓進二十餘人，西廂房讓進二十餘人，逍遙亭內四十餘人。大家俱都落座已畢，嘍卒將茶水泡好，傘人俱都安坐吃茶，說說笑笑。林士佩對待鏢行人表面雖然異常和氣，毫無嫉妒之形，但此時鏢行人眾卻已身逢絕地，八十餘位尚在睡夢之中。原來蓮花峪這座逍遙亭修蓋的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，那中央逍遙亭地方，早已埋伏下地雷火藥，若將藥線點著，可以將此亭炸成齏粉。且說林士佩與勝爺言語周旋已畢，遂對勝爺說道：「老明公請吃茶，休息休息吧。我看看我眾寨主將一切金銀物件收拾齊了沒有，我們大家就此辦理散山的事情。我失陪勝老明公啦。」勝爺遂說道：「寨主不要客氣，請寨主即辦理山內的事去吧。」林士佩說了幾句客氣話，隨即又叫道：「嘍卒們，你們在此好好伺候勝老明公及鏢行的賓朋。」勝爺在旁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我們大家在此歇息歇息，隨隨便便，不必叫嘍卒們在此伺候。再說大家分散金銀物件，獨他們十二位在此，豈不是有點不合乎情理嗎？請寨主您就此同著十二位，一同回歸前寨，大家公道分散金銀。我們鏢行之人自己張羅著更方便。」林士佩道：「勝老明公，真是博愛為懷。」遂叫道：「嘍卒們還不謝過勝老明公？」那十二名嘍卒向前與勝爺各道了一個謝，遂同著林士佩走出逍遙亭。

勝爺在後相送，嘍卒們在前，林士佩在後，勝爺送至屏風門外，與林士佩抱拳說了一聲：「請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多多包涵，太不恭敬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請放心辦理山內之事。我們既然已是朋友，無論什麼事全都沒有說的。」二人抱拳而別，暫且不提。且說金頭虎賈明一進逍遙亭的時候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，黃三太，臭豆腐，咱們在這兒待一會兒，少一會，我怎麼心驚肉跳的？賊頭滿臉的仁義道德，心裡不定藏著什麼奸詐呢？」金頭虎正與楊香五等說著鬼話，就看見林士佩跟勝爺說要走。金頭虎遂對楊香五說：「這小子要是一走，咱們大家可就乾啦。這小子不定出什麼壞主意去，我暗中跟著他，我看這小子做什麼去？他要是害咱們，我就先把他毀了。」傻小子將話說完，勝爺已經往外送林士佩哪，這傻小子可就暗中跟下去啦。勝爺送林士佩至屏風門回來的時候，金頭虎早就暗暗在屏風門旁邊大牆後頭藏著呢，等到勝爺回到逍遙亭，金頭虎可就走出屏風門，後跟著林士佩與那十二名嘍卒去了。林士佩與嘍卒等仍由原路走出了柵欄門外，這時候金頭虎賈明可就來到柵欄門啦，賈明一拉柵欄門，拉了好幾子下，也沒有拉開。

賈明心中明白：這必是外邊鎖上啦，這小子一定去設法害我們去啦，我快回去告訴我勝三大伯去。那林士佩與那十二名嘍卒，在前走出柵欄的時候，林士佩遂由兜囊中掏出一把大鐵鎖頭，將柵欄門倒鎖上啦。林士佩鎖上了柵欄門，遂回頭對逍遙亭把頭點了一點，心中說道：「勝英啊，勝英啊，我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一會兒皆死於非命！無論你有金鍾罩的，鐵布衫的，我叫他化成肉泥血水。三更之後，就是你們八十餘人的死時，我將火線燃著時，那座逍遙亭及東西廂房必定成為灰燼。」林士佩一旁心中暗想，咬牙切齒，復又對著亭子冷笑了兩聲，抹身同著嘍卒去了。那金頭虎賈明趕緊跑回來，進到亭子裡面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大伯，

可了不得啦！敢情那賊頭回去害咱們來啦。方才你老人家往外送他時候，我就在後頭暗暗跟著呢，我要看看那賊頭做什麼去。我跟着到柵欄門，那賊頭臨出去的時候，將柵欄倒著由外面給鎖上啦，我推了半天也沒推開。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想，這賊頭既然將柵欄門鎖上，那一定是不叫咱們出去啦。」勝爺聽著賈明指手畫腳，不由得捋鬚一笑，說：「傻孩子，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們以好心待他，他焉能加害於我們？」

他就是把柵欄門鎖上啦，你想想咱們鏢行八十餘位，俱都會躡房越脊，憑一個柵欄門就能把咱們擋住嗎？傻孩子，快上一旁歇息去，不許多言亂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可不嗎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看著啣，反正待一會兒少一會兒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，什麼待一會兒少一會的？還不與我滾開！」金頭虎一聽，不敢言語，遂慢慢走至楊香五、黃三太面前，又跟香五、三太胡雲一回，大家俱都說閒話，也沒人理他。

勝爺向來大仁大義，不會奸巧陰謀，總想：我用仁義待人，人家決沒有壞心害我。所以勝爺毫不疑惑，還是安然吃茶休息。

其餘鏢行的人，俱都是一勇之夫，惟有諸葛山真在一進屏風門的時候，抬頭一看這座逍遙亭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因為諸葛山真自幼讀書學藝，醫卜星相之學無一不精，一看這座逍遙亭修蓋的是中央五間亭子，按金木水火土，四面東西南北，八面都是房子，乃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，用八卦的式樣所蓋，合而觀之，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。既然蓋成陣式，決不是平常居住之所，那當中的逍遙亭五間，又是水火既濟之陣式。林士佩外表面示優容，一定內裡藏著奸詐之心。諸葛山真一邊觀看陣式，一邊向前行走，進屏風門，方遇門坎兒，諸葛山真腳下一著重，就聽得地下有空洞的聲音。此時諸葛山真遂在後面暗暗不往前走了，觀著林士佩與勝爺往逍遙亭裡面走的時候，諸葛山真就沒敢往亭裡面去。皆因為鏢行八十多位，再加上十二名嘍兵，共合一百多位，往逍遙亭裡亂走，聾啞仙師趁著亂，可就繞著向逍遙亭後面隱藏去了。這鏢行八十多位後來得逃出險地而未死於非命，幸有聾啞仙師看出了逍遙亭的破綻，暗暗破了地雷；如其不然，三更之後，林士佩將藥線點著，鏢行這八十多位能人，必然死在睡夢之中，這且不表。

再表那林士佩帶領十二名嘍卒等來到聚義廳，獨坐金交椅上，左沒有二寨主邱銳，右沒有三寨主邱鈺；不覺得心中一陣難過，不由得怨恨勝爺：這都是老勝英斷去我的左膀右臂，如今空叫山在人不在，眼看著蓮花峪從此瓦解冰消。老寨主費盡多少心血，才創造得此山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嘍兵不下三千餘名，寨主不下二百來位，不想到了我林士佩之手，竟將蓮花峪無名無利的斷送在勝英之手。勝英啊，勝英啊，少時我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俱都化為齏粉！林士佩想到這裡，遂叫那十二名嘍卒：「趕緊請各位寨主及眾嘍卒齊集在聚義廳，就說大寨主有密事相商，不可高聲喊叫。」眾嘍卒答聲：「曉得。」遂將二百餘位寨主，不大工夫，俱已請到，齊集在聚義廳上。林士佩見眾寨主及嘍卒俱都會齊，遂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切莫高聲喊叫。現在我將老勝英穩在逍遙亭內。」林士佩說至此處，舉目向四外觀看，看畢，遂派了四位藝業高強的寨主，將聚義廳四面把住，恐怕勝英之人前來窺探，如被人家聽去，豈不是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了？林士佩派這四位寨主走後，遂又對著眾寨主低聲說道：「現在我將老勝英鏢行一千人眾，俱都穩在逍遙亭內。少時三更時分，我就點著藥線，約三更半時，那地雷必然爆炸，勝老兒鏢行一千人眾必然死在睡夢之中。皆因為恐怕眾位寨主有不知道的，到了時候千萬不要向逍遙亭方近處行走。地雷爆炸之力甚大，可將逍遙亭一帶炸得地裂山崩，大家務要謹記在心。量來勝老兒難逃此劫，故此方才我打發四位寨主，把住聚義廳的四角，恐怕鏢行有人前來窺聽，鬧得打草驚蛇。眾位寨主千萬秘密此事，切莫高聲喊叫，千萬別洩漏了消息。你們大家就此快將那金銀細軟之物分散，大家俱都是在一處吃飯多年，千萬不要亂搶亂奪，吵鬧喧嘩。須知道當初自老寨主在世的時候，你們大家效力老寨主，老寨主死後，你們大家又維持著我無能的林士佩，因為分散東西，切莫忘了義氣。」

現在已經一更多天，你們大家至三更時候，也就將那金銀物件可以分散完啦。你們大家分完之後，有願意再跟林士佩一鍋吃飯的，你們大家可以奔蕭金台那裡。有願意去水寨的，現有小船四十隻，俱已預備停妥，你們就趕奔蓮花湖。你們到了那兒，就說蓮花峪已經付之一炬，我們寨主隨後就到。現在有願意去的，我這裡有名帖，任大家自擇，拿著我的名帖到了那裡，必得待為上賓，決不能小視你我弟兄。如其不願意往水、旱兩寨去的，也可以回轉家鄉，務農為業。我林士佩跟大家相處一回，對於眾位寨主嘍卒，向來可沒有驕傲慢待的，皆因為我們大家也有追隨老寨主多年的，也有後到的，或有朋友介紹來的，或有慕名前來的。也沒有看不起我林士佩的，我林士佩對於大家情面上，不說是如同手足相待，我可沒有輕看眾位。現在雖說是散山，大家要是看得重我林士佩，我們日後定有相聚的那一天。」林士佩將話說畢，不由得英雄淚下，遂說了一句：「大家就此趕緊收拾去吧，他日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眾寨主齊聲叫道：「林寨主不要悲傷，我們大家定有聚會之日。」說罷，俱各站起身軀，直奔後寨，大家分散金銀財物去了。列位，佔山為寇的俱都是搶哥們，大家來到後寨將細軟的東西與金銀貴重物品，不大的工夫俱已分散完畢，其餘粗物也就是一扔而已。

各寨主有回家為民的，有拿著林士佩的名帖奔蕭金台去的，也有奔蓮花湖去的，不到三更天，大家已經各奔一方去了。